

采访沿途,但见冷凝的秋的气氛与格调。高高低低的土丘上漫散着植物,呈现一幅凋零的画面。不过,树叶中透着衰败,另一种斑斓之美。在土黄金黄的色调中,连綿的是长长的不间断的红叶。仔细看,那是一种低而单薄的树,像是椿树,即使最小最矮,它也通体红透。这种秋天腌制的红,应是“霜红”吧。

与霜红相比,深秋的另一种色彩则是苍翠。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内种有两株将军柏,这是书院的两株稀世珍宝——汉封将军柏。在漫长的历史中已剖腹开裂,枝杈峥嵘,气势如虹,据说它已有4500余年的树龄。人的年龄,也就是它上面的一根细圆柱丫。

想起当时栽它的主人,他可是我们的远祖啊。在一个春日早晨,这个男子栽下了一株弱小的柏树苗,然后从旁边的山

●绿城漫步

遥远的苍翠

尚新娇

是初祖的故事。观其人物形态,颇有宗祖风姿。树下,或与人对话,或给小童讲学,面色舒朗善慈,衣履线条圆润自然,庙内四根八棱方柱上的人物雕像凸凹有致,神态毕现。小尼讲,这四根棱柱皆为墨玉所造,抚之沁凉滑润,若有光华浮耀其间。

初祖庵里,在一株柏树前面我看到牌子上写着“唐代”六祖手植柏”字样。我想起六祖慧能做的那首传颂至今的关于菩提树与明净台的诗文,更敬重他这位躬身善为的环保主义者。古柏,已不仅仅是一棵树,它是一座博物馆,陈列着古往今来,任你想象驰骋;它又是一本百科全书,知晓天文地理,每个朝代的起起落落。它身上落满时间的银发,枝头却又苍翠茂密。所以它的内部又是一片栽种历史的森林。忍不住和它相拥留影,冥冥中,我感到我的血脉与它内部的河流瞬间交融。

清冷的空气中凝滞着久远的神秘,我们的到来与离去,犹如一阵喧闹的风。而它们依然沉静,恒定,那表情仿佛几千年的日月修炼而成。

公元1500年前的某一天,南非海岸,经过好望角的葡萄牙探险家迪亚士的探险船队正缓缓前行。突然间,海上狂风大作,惊涛骇浪顷刻间毁灭了一切。一艘残存的小船把幸存者载向陆地。四周一片汪洋,在绝望的孤独中,他们用纸记下发生的一切,然后放进皮鞋里,挂在岸边的一棵树上。一年后,又一葡萄牙探险家沿迪亚士开辟的航线经好望角前往印度,途经此地,发现了挂在树上的皮鞋和皮鞋里的信。为纪念死难者,他在此地建了一座小教堂。后来这里逐渐发展成居民点,而这只鞋也长期作为当地人和船员的信箱。再后来,人们为此在当地树起了一座纪念碑——一只巨大的皮鞋。

到了19世纪,信箱最早在德国出现。当时要往柏林寄封信,需要跑到皇家邮政总局,而柏林市当时已有居民17万,邮政局门前总是排着长队。于是有人建议在市内设信箱,由哨兵看管。信箱装满后由邮差送往邮局,再在原处换上空信箱。

1848年,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大街上也开始设立信箱。最初设在邮局旁边,后来小货摊附近也有了。当时的信箱是用一英寸厚的板子钉制的,四边包着铁皮,再涂上绿色。正面画着一只信封。侧面开一

文景明书 王渔阳诗台城怀古

1959年10月23日,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一封陌生人来信,写信人叫袁彪,是个在台北街头叫卖芝麻饼为生的默默无闻的年轻人。不过他喜欢研究政治,当时他遇到一个难题——英国的内阁制与美国的总统制哪个好?于是冒昧地写信向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请教,当然他也预料胡先生会不屑一顾的。

岂料两天后,袁彪居然收到胡适的回信,信中说:“我细读了你的信,很诚恳地感谢你在辛苦做饼、烤饼、卖饼之余写这一两千字的长信,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写出来寄给我……你提出的英国制度和美国

●绿城杂俎
胡适“礼贤下士”
马佳

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区别,你说的那个‘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’的故事,也与丘吉尔在1945年离开唐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如出一轍……我们这里,有一个每天背着铅水桶风雨无阻在街上叫卖芝麻饼的人,还百忙里偷闲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——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,让我高兴了。往后如有我可以帮你的事,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,我一定很愿意做。”

喜出望外的袁彪当即致信感谢。如此的书信往来,竟使大学者与小饼贩结成忘年交。胡适幽默地叮嘱袁彪:“今后不要在信中多谈政事。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背着铅水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,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?”还热情邀请袁彪到南港寓所做客,当袁彪第一次跨进胡博士家,主人笑脸相迎,拉着袁彪的手道:“你这么年轻,出乎我的意料!”袁彪送给胡适的见面礼是10块麻饼,胡适很高兴,当即津津有味地尝了一块。他们在客厅促膝畅谈,从人生、哲学谈到杜威,胡适鼓励袁彪:“你身居茅屋而心怀天下,最难得是一片赤子之心!”袁彪偶然提到自己鼻子里有个瘤,担心是癌。胡适马上挥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信,说“我的好朋友袁彪前往贵院诊断,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”。临别,胡适题赠了《中国古代哲学史》《四十自述》等五本著作,说“以后需要书,尽管来拿”。当晚胡适将袁彪来访之事写进日记。

袁彪拿着胡适亲笔信找到高院长,检查结果为一场虚惊,马上向胡适报了喜,两人就此保持了两年多的交往。1962年2月24日,胡适在台北主持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猝死,袁彪闻讯后悲痛万状,第一时间赶制一副挽联赴殡仪馆吊唁恩师,他含泪说:“今生今世我再难遇到先生这样的人了!”

到现在,这些汉柏则是活的见证。汉柏在这里已成为人们心中拜谒的神灵,它的腰身、枝丫被无数根红线缠绕。翠与红,吉祥的色彩映现了人们心中的祈愿。虔诚的百姓相信,生命从古代走到现今的汉柏能为自己带来阳光和福祉。

初祖庵相对少林寺来说,是有一些“海拔”的,沿途必得经过一二百个需攀登的石阶,才望得见庵门。一只鸟雀停在秋日的树杈上,正在东张西望。庵门前青砖铺就,颜色灰白斑驳,时日的空寂随着那缓缓飘落的秋叶漫漫开来。

初祖庵建筑群规模小,然则玲珑秀丽。庄严古朴。在古建筑和苍松翠柏之间,竖立着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、蔡卞等题书的碑碣40余品。

庵内,一名身着世俗衣服的妇女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量着我们,她大概是来这里修行的一位居士吧。我被墙上的彩绘吸引住了。一个面目清秀的小尼告诉我,这是北宋的壁画,画的是



西部风情 于志学

三年,包括总局、副总局、分局、支局、代办处等,已发展到6201个。邮差邮路、民船邮路、轮船邮路、火车邮路总计38万多里,各大城市几乎全部通邮。当然,邮箱也随即而生。

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邮政事业更是发展迅速,邮路通到各乡镇,大中小城市的大街上处处可见邮筒和邮箱。投递员可将平信送到各村,挂号信送至本人。记得上世纪70年代,投递员随身就带有邮票,几乎成了“活邮箱”。就是在偏僻的乡村,寄封平信也很便当。这几年,投递员已由原来的自行车换成了电动车,速度加快了好几倍。邮票也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8分、2角、5角、8角涨到眼下的1.2元。邮票由少增多,邮箱却越变越小了。眼下各大中小城市的大街上高邮筒、大信箱越来越少,而各居民小区里的小信箱却越来越多。只是,在这电脑化的时候,多少年沿袭下来的这种可靠的通讯手段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就是说,电脑正日益取代着信纸,电子信箱开始走向千家万户。再加上眼下手机短信风靡全球,手机也就成了一个更简便的小信箱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传统的邮箱,是否能与人类共存,目前还是个未知数。

“吓!”她的声音更响了,“谁都能得出,这远远超过20公斤的重量。”“那你去拿个秤来称一下吧。”愚谦话里带刺地说,然后就不再理她。她当然没有秤,狠狠地看我们无言以对,再看着车厢里的人,没有人支持她,没说一句话就怒气冲冲地走了。

火车徐徐地开进了广州车站,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小李的朋友,他高高地举着纸牌子,上面用毛笔字写着关愚谦的名字。愚谦从打开的窗户频频摆手,这个朋友就跟着火车小跑起来,等车停稳后,他立即微笑着上来,帮着前行李。

“我姓刘,你们叫我小刘好了。”这个年轻人非常友善,长得又高又瘦,但力大无穷,一手拿箱子,一手拿行李袋,很快七件行李就都卸到了站台上。真没想到会那么顺利。不多久我们就已经坐在了当时广州最豪华的东方宾馆里。隔了不久,小刘高兴地给我们送来了两张开往北京的普通快车软席卧铺车票。

当我们来到软卧车厢门口时,有一个长得很漂亮年轻姑娘在查票,她的两个眼睛不停地瞄着我们的七件行李,我想,坏了,又该有麻烦了。

“你们这是回家吧?”她微笑着问愚谦。

“是啊。”愚谦回答着。

“好像好多时候没回老家了吧?”

“您说得一点也没错,全是礼物。”

“来,我来帮你们的忙。”说着,她帮我们拿起一件大行李,带我们进入了车厢。

火车准点出发了,分秒不差。那个可爱的女列车员拉开了我们的包厢门,带进来一个新客人,一个穿着军装的上年纪的人。他看见我,愣了一下,然后轻轻地、很有礼貌地说了一句“你好”就坐下来了。他把他的行李放在门的外面,因为里面可以放行李的地方都已经塞满了。

他一定是一个高级军官,因为我从愚谦嘴里听说,在中国能坐软卧的人不是洋人就是高干,一般的老百姓是没资格坐的。他一下下,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“中华牌”香烟,并且让给了愚谦一支。从愚谦嘴里我还听说过,什么样的干部抽什么样的烟,能抽这种中华牌香烟的人大都是部长级以上的干部。现在这个军官吸这种高级烟,职位一定不低。我开始注意起他来了。

这个军官一听愚谦这一番直截了当的话,皱起了眉,开始有些烦躁起来:“您别忘了,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。”

“穷和不干净又有什么直接联系,而且中国又不缺人。寻找擦窗子、收拾地毯、清洗被子的人是绝对没问题的吧。谁都知道肮脏和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,为什么这一点就改不了?”

愚谦和这么一个陌生人讨论中国火车的清洁问题实在是多余的,而且他说话咄咄逼人,人家怎么受得了。我于是插话道:“其实,对我来说,车厢干不干净都无所谓,只希望火车能开得快一点,越早到北京越好。”

这位军官听我会说中国话大为惊讶,但他不直接问我,而问愚谦:“您的妻子能说中文?”

“哦,是的。”愚谦无不骄傲地回答。

原来在精神病院里,不仅病人需要精神治疗,护士也需要精神治疗。

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:护士需要心理治疗和鼓励的时候可以找萧白,那他自己有烦恼时又该找谁呢?

我回到大厅的时候,大厅正中的电视机正在直播新闻报道:吸血

我看到了抢拍的几个画面。还是男裸尸,一样是内脏和眼球被掏空,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,颈动脉处一样有两颗尖牙印。不同的是这次裸尸被倒立着钉在十字架上,十字架架直地插在地上。

果然,下午马千里就飞奔而至。马千里敲了敲萧医生办公室的门,还没等里面应答,就急急推门进去。

我走到窗户边,找了个好看角度,开始窥探。

萧医生接过公文包,打开,开始看资料 and 照片。

老半天,萧医生才起身问道:“路上的轮胎印你们查出什么没有?”

“没什么有用的线索,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被大雨清洗得一塌糊涂。”

“被害人的身份呢?你们都查到没?”

“都是街头的流浪汉或乞丐,所以关系网彻底断了。”

“嗯。”萧医生又是一个淡淡的鼻音,开始翻看那些现场照片。

老半天马千里才叹气道:“这些照片我看到都觉得脊背发凉,这个凶手实在是太可怕了。”

萧医生仔细地揣摩着每一张照片,用手去比划那些伤口,过了很久才回道:“他会越来越凶残,要是还抓不住他,他的下次犯案时间不会超过这个月。”

“什么?这个月他还会再次犯案?”马千里脸色一变。

萧医生举起拍得最全面的一张照片,就是那张倒立的十字架和裸尸。背景是一座矮山,太阳正好斜在山顶上,阳光撒在尸体上,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和谐感。他点上有一根烟,深深吸了一口,然后吐到照片上,让那张照片笼罩在烟雾之中。烟雾在照片上流连,然后又逐渐散去。

他清冷的声音淡淡地说道:“看到这张照片你还不明白吗?他已经成功蜕变了。现在的他……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连环杀人犯。”

萧医生抽出一张照片,“这

这位长者满头白发,满脸皱纹,人显得很慈祥,但愁眉不展,好像心里有不少心事。他发觉我在注视他,就有点局促不安。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,就在愚谦愉快地接香烟说了声谢谢时,他就礼貌地间:“您从香港来?”

“不,从德国。”

“啊!德国。”他轻轻地点点头,看了看我说:“她是个德国人?”

“是的,她是我妻子。”

他对我很不自然地微微笑了一下,又立刻面向愚谦说:“你们到哪儿去?”显然,他这一辈子很少见过外国人,才显得那么拘束。

“回家,到北京去。您呢?”

“噢,也回家。去衡阳。”他仔细地看了看包厢的环境问道:“你们为什么不坐特别快车?外国人好像都坐那种车。”

“我们当然想坐它,但遗憾的是票都卖光了。”愚谦说。

“特别快车又干净又舒适,让外国朋友坐这种又脏又慢的列车我感到很不自在。”

还没等他第一支香烟抽尽,他又抽出了第二支。我想,坏了,遇到这么一个烟瘾大的,今晚别想好好睡觉了。

“您说得对。”愚谦接着说:“可是把车厢保持干净并不难啊,为什么还要分外

国人、中国人呢?外国人应该坐干净车厢,中国人就应该坐脏的车厢?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第二等人了吗?”

这个军官一听愚谦这一番直截了当的话,皱起了眉,开始有些烦躁起来:“您别忘了,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。”

“穷和不干净又有什么直接联系,而且中国又不缺人。寻找擦窗子、收拾地毯、清洗被子的人是绝对没问题的吧。谁都知道肮脏和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,为什么这一点就改不了?”

愚谦和这么一个陌生人讨论中国火车的清洁问题实在是多余的,而且他说话咄咄逼人,人家怎么受得了。我于是插话道:“其实,对我来说,车厢干不干净都无所谓,只希望火车能开得快一点,越早到北京越好。”

这位军官听我会说中国话大为惊讶,但他不直接问我,而问愚谦:“您的妻子能说中文?”

“哦,是的。”愚谦无不骄傲地回答。

原来在精神病院里,不仅病人需要精神治疗,护士也需要精神治疗。

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:护士需要心理治疗和鼓励的时候可以找萧白,那他自己有烦恼时又该找谁呢?

我回到大厅的时候,大厅正中的电视机正在直播新闻报道:吸血

我看到了抢拍的几个画面。还是男裸尸,一样是内脏和眼球被掏空,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,颈动脉处一样有两颗尖牙印。不同的是这次裸尸被倒立着钉在十字架上,十字架架直地插在地上。

果然,下午马千里就飞奔而至。马千里敲了敲萧医生办公室的门,还没等里面应答,就急急推门进去。

我走到窗户边,找了个好看角度,开始窥探。

萧医生接过公文包,打开,开始看资料 and 照片。

老半天,萧医生才起身问道:“路上的轮胎印你们查出什么没有?”

“没什么有用的线索,所有的蛛丝马迹都被大雨清洗得一塌糊涂。”

“被害人的身份呢?你们都查到没?”

“都是街头的流浪汉或乞丐,所以关系网彻底断了。”

“嗯。”萧医生又是一个淡淡的鼻音,开始翻看那些现场照片。

老半天马千里才叹气道:“这些照片我看到都觉得脊背发凉,这个凶手实在是太可怕了。”

萧医生仔细地揣摩着每一张照片,用手去比划那些伤口,过了很久才回道:“他会越来越凶残,要是还抓不住他,他的下次犯案时间不会超过这个月。”

“什么?这个月他还会再次犯案?”马千里脸色一变。

萧医生举起拍得最全面的一张照片,就是那张倒立的十字架和裸尸。背景是一座矮山,太阳正好斜在山顶上,阳光撒在尸体上,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和谐感。他点上有一根烟,深深吸了一口,然后吐到照片上,让那张照片笼罩在烟雾之中。烟雾在照片上流连,然后又逐渐散去。

他清冷的声音淡淡地说道:“看到这张照片你还不明白吗?他已经成功蜕变了。现在的他……已经是一个完整的连环杀人犯。”

萧医生抽出一张照片,“这

这位长者满头白发,满脸皱纹,人显得很慈祥,但愁眉不展,好像心里有不少心事。他发觉我在注视他,就有点局促不安。为了打破这种尴尬局面,就在愚谦愉快地接香烟说了声谢谢时,他就礼貌地间:“您从香港来?”

“不,从德国。”

“啊!德国。”他轻轻地点点头,看了看我说:“她是个德国人?”

“是的,她是我妻子。”

他对我很不自然地微微笑了一下,又立刻面向愚谦说:“你们到哪儿去?”显然,他这一辈子很少见过外国人,才显得那么拘束。

“回家,到北京去。您呢?”

“噢,也回家。去衡阳。”他仔细地看了看包厢的环境问道:“你们为什么不坐特别快车?外国人好像都坐那种车。”

“我们当然想坐它,但遗憾的是票都卖光了。”愚谦说。

“特别快车又干净又舒适,让外国朋友坐这种又脏又慢的列车我感到很不自在。”

还没等他第一支香烟抽尽,他又抽出了第二支。我想,坏了,遇到这么一个烟瘾大的,今晚别想好好睡觉了。

“您说得对。”愚谦接着说:“可是把车厢保持干净并不难啊,为什么还要分外

国人、中国人呢?外国人应该坐干净车厢,中国人就应该坐脏的车厢?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中国人当成第二等人了吗?”

这个军官一听愚谦这一番直截了当的话,皱起了眉,开始有些烦躁起来:“您别忘了,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。”

“穷和不干净又有什么直接联系,而且中国又不缺人。寻找擦窗子、收拾地毯、清洗被子的人是绝对没问题的吧。谁都知道肮脏和疾病是一对孪生兄弟,为什么这一点就改不了?”

愚谦和这么一个陌生人讨论中国火车的清洁问题实在是多余的,而且他说话咄咄逼人,人家怎么受得了。我于是插话道:“其实,对我来说,车厢干不干净都无所谓,只希望火车能开得快一点,越早到北京越好。”

这位军官听我会说中国话大为惊讶,但他不直接问我,而问愚谦:“您的妻子能说中文?”

“哦,是的。”愚谦无不骄傲地回答。

原来在精神病院里,不仅病人需要精神治疗,护士也需要精神治疗。

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:护士需要心理治疗和鼓励的时候可以找萧白,那他自己有烦恼时又该找谁呢?

我回到大厅的时候,大厅正中的电视机正在直播新闻报道:吸血

我看到了抢拍的几个画面。还是男裸尸,一样是内脏和眼球被掏空,全身被利器划满了网状伤口,颈动脉处一样有两颗尖牙印。不同的是这次裸尸被倒立着钉在十字架上,十字架架直地插在地上。

果然,下午马千里就飞奔而至。马千里敲了敲萧医生办公室的门,还没等里面应答,就急急推门进去。

我走到窗户边,找了个好看角度